

匹茲堡廣州共商合作 共謀發展

3月下旬,由高耀宗副局長帶領的廣州軟件推介工作小組拜訪了匹茲堡市歷史上最年輕,也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市長 Luke Ravenstahl 先生。

隨後,高耀宗副局長重點介紹了廣州支柱產業的發展情況,特別強調了軟件和生物製藥產業在今後五年內將成為廣州重點快速發展的新的支柱產業。

Luke 市長十分贊成高副局長的觀點,表示將保持與廣州方面的聯繫,以開放的姿態探討兩市的產業合作和發展。

拜訪活動結束後,工作小組聯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商務部和匹茲堡市 Alleghenyconference 聯合發展組織舉行了廣州投資環境推介會。

會後,工作小組還與賓夕法尼亞州商務部投資中心國際市場部主任丹尼爾 B·多倫先生就促進雙方企業界的合作、加強兩地政府間的聯繫以及該州州務卿今年秋天將帶領 10-20 家企業訪問廣州事宜進行了交流。



Tao's Auto Service 陶師傅修車行

Advertisement for Tao's Auto Service featuring a photo of Mr. Tao and text describing services like car inspection and oil changes with discounts for Chinese customers.

Advertisement for Anxin Accounting & Consulting, LLC, listing services like tax preparation,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business consulting.



回憶在匹茲堡大學陪讀的王小波

[王小波 (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自由撰稿人。去世後,他的作品盛行於世,他的文體成為無數青年仿效的目標,而他的思維方式亦影響了不少人。

聽到了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了,我感到非常驚訝——時間過得太快了,快得讓人恐怖。

我記得 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當天,曾有記者打電話來採訪我。當時,一方面我很悲傷,另一方面,也覺得並不反常。

我和王小波的相識 我跟王小波認識,說起來非常巧合。1984年8月29日,我離開北京去美國匹茲堡大學唸書。

匹茲堡大學所在的小鎮還有好幾所大學,學生很多,租房的價位很高。幸好出國之前有人對我說,我所在的工作單位——社科院馬列所有個同事叫李銀河,正好也在匹茲堡,說她在那兒已有一年了,可以讓她幫我找房子。

雖然同在一個研究所,但是我並不認識李銀河,只是互相之間聽說過名字。後來,李銀河給我找了個小閣樓。我的房子是 326 號,她住的是 318 號,彼此隔得很近。

不久後,李銀河請我去她家吃飯,一推開門,我就看到一個又高又黑的人。李銀河介紹說:"這是我愛人,叫王小波。"吃飯的時候,王小波問我是幾號來的,又問我是從哪兒來,我說我是多少號從北京來的。

他一聽,立即問:"唉,你是坐哪個航班?"我告訴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原來,我們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飛機去的美國。

王小波很健談,一口地道的北京話,有點陰陽怪氣,像講相聲,語言的描述能力很強。吃飯的時候,他一邊說,一邊就是不停地抽煙。

就是在異國他鄉,我認識了王小波。 用人尿腌鴨蛋

在我讀在匹茲堡大學的那段時間里,由於是鄰居,所以我們是早不見晚見。匹茲堡的房子一般只有兩層,最上面就是最便宜的小閣樓。

有時我也把王小波夫婦請到我們住的樓上來,一來二往,大家都熟了。在這幫留學生中,王小波比我們大,他不允許我們喊他"小波",於是我們就喊他"老波","王老波"。

我們聊天的時候,就是喝啤酒,啃啃雞腿——因為雞腿很便宜,美國人不吃這種含膽固醇很高的食物。

除了啃雞腿外,我們還吃雞內臟。小湯在餐館里打工,美國人不怎麼吃雞肝什么的,他每次下班就帶回來,我們吃得很開心。

美國人也不喜歡吃鴨蛋,因為很腥。我們住所旁邊的公園里有很多野鴨,有時下了上百個蛋都沒人要。我們撿回來,吃不完後,就想辦法把它們腌起來。

王小波是用鹽水把鴨蛋泡起來,這樣味道並不好。我靈機一動,想起我們安徽農村腌鴨蛋的經驗:用牛拉的屎拌黃土來腌,吃起來會特別香。

王小波曾經抽過大煙 從經濟狀況來講,在當時的留學生中,我算是比較富裕的了。我去的時候,是拿的匹茲堡大學最高獎學金——校長獎學金,不僅學費全免,而且每個月還有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費。

我曾問過王小波,為何煙癮會那么大。他說當年下放雲南,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後自己有沒有前途,所以內心是非常痛苦的。

我問過王小波,為何煙癮會那么大。他說當年下放雲南,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後自己有沒有前途,所以內心是非常痛苦的。

抽得不過癮。 我那時還不知道他在寫小說,有次去看他的時候,發現門窗都關得死死的,一開門,從門里透出來的煙味就把我嗆得倒退三步。

我們在一起聊天的時候,他總是罵罵咧咧的,罵美國佬。他外語非常不好,我當時也是非常之差,那也是我痛苦的一年。我在班上,因為語言不好,經常被美國的同學嘲弄,所以對於他的處境,我深有同感。

我非非常佩服李銀河。那時她既要讀博士,又要做助教,還要到餐館打工。在美國讀博士是非常苦的,這一點我也深有體會。

"哪個碰我哪個死" 1985年,我離開匹茲堡大學,要轉學去哈佛。對於我要放棄在匹茲堡高額的獎學金和便宜的生活,去住物價高昂的波士頓,王小波頗不以為然。

我還是決定去哈佛。走的時候,李銀河、王小波好好地請我吃了一頓,飯桌上還出現了牛肉,那比起雞腿來可是要貴很多。

王小波是個講義氣的人,他堅持要送我去匹茲堡的汽車站。之前不久,他買了輛舊車,那是一輛老式的雙排座福特,又長又大,而且有棱角,像個坦克。

從那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回國後惟一一次通電話 1993年,我出國十年後第一次回國到北京,我給王小波打電話。我對他喊:"喂,你知道我是誰嗎?"他請我再說一遍。

我 1992 年從哈佛畢業,從美國回到香港科技大學教書。在那時,香港科技大學的薪水確實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了。

我 1992 年從哈佛畢業,從美國回到香港科技大學教書。在那時,香港科技大學的薪水確實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了。

Advertisement for Huang's Tax Services, featuring a photo of Ms. Huang and text describing tax services for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Advertisement for Sifu Slaughter's martial arts classes, listing various styles like Eagle Claw, Shaolin, and Tai Chi, along with contact information.